

目

次 (第十六集)

第六十一回

毒婦迷香困俠女
神偷妙手戲將軍

三

第六十二回

義師奮戰摧強虜
俠士攻心釋輒俘

三三

第六十三回

罪孽終難逃一死
風霜歷盡訂三生

五九

第六十四回

折戟消兵歌牧野
沉沙洗甲看流星

九七



牟麗珠忽地昏昏思睡，正覺不好，韓紫煙已是冷笑起來。

第六十一回： 毒婦迷香困俠女 神偷妙手戲將軍

就在此時，忽聽得一聲大喝，恍似晴天打個霹靂，平地響起焦雷。緊接着又是轟隆一響，屋頂突然裂開一個窟窿，瓦片紛飛，跳下一個人來。

這個人不用說就是丹丘生了，他來得可剛是時候。

張火生給他用「獅子吼功」嚇得心頭一震，劍點刺歪，丹丘生已是把半顆珠抱了起來，唰的一劍向他刺去，雙劍相交，「噹」的一聲，火星蓬飛，張火生的長劍損了一個缺口，幾乎拿捏不牢，慌忙倒退。

張火生這一驚固然是非同小可，丹丘生也是有點意外：「想不到崔廣山手下居然還有如此一個劍術名家。」要知張火生雖然不敵，但能夠化解他這麼凌厲的一招，亦已十分難得了。

看見丹丘生如此威勢，饒是崑崙山身經百戰，也不由得抱住禪杖，在牆角發抖。百忙中丹丘生一探半顆珠弊端，察覺她還有氣息，稍稍放下點心，正要去捉崔廣山

陡覺勁風颯然，孫道行一掌向他後心猛搗。

丹丘生生怕牽麗珠受傷，反手一抓，背後好像長着眼睛似的，五指疾扣孫道行腕脈。孫道行是大聖門高手，練的猴拳當真是捷比靈猿，丹丘生的手指已經感覺得到沾着他的衣裳了，不知怎的，還是給他滑走。電光石火之間，孫道行已是一個遊身滑步，繞到前頭，擋着崔寶山夫婦，對準丹丘生劈面又是一掌。

大內三高手衛托平、葉谷渾和劉挺之此時亦已來到，齊聲大喝：「丹丘生，休得猖狂！今日叫你來得去不得！」三人分頭撲上，各施殺手！

片刻之間，丹丘生遍襲三大高手，張火生和劉道行都還未曾趕上，他已經衝了出去。

崔寶山此時已經知道了刺客是丹丘生，又驚又怒，躲在牆角喝道：「務必給我把這惡賊拿下！」

丹丘生喝道：「擋我者死，避我者生！」劍光霍霍展開，旋風似的殺出去。

甬道的另一邊弓箭手早已調來，一排亂箭射出。丹丘生是獨自一人，殺出去並不困難，此時他要照顧牽麗珠，却是不免有點手忙腳亂了。他給亂箭阻了一阻，說時遲，那時快五名高手爭先搶上，把丹丘生圍在甬道的中間。

正在吃緊的關頭，甬道那邊忽有兩個小兵從人堆裏跑出來。五大高手圍攻強敵，豈是尋常的小兵插得進手的？張火生只道他們不知天高地厚，妄想邀功，兀頭一皺，喝道：「用不着你們，給我滾回去！」話猶未了，那兩個小兵已是跑到他的旁邊。

張火生登時起了疑心，喝道：「你們是誰？」最前面那個小兵忽地喝道：「看劍！」唰的一劍，便刺過去。

他一張口說話，衛托平登時嚇得跳了起來，叫道：「這小子正是孟華！」衛托平沒有看錯，這兩個小兵正是孟華和金碧滿。

孟華二人雙劍合璧之助，不消片刻，優劣之勢，已是易轉。不過圍攻他們的這五個人，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急切之間也還不能就闖出去。

在他們激戰之際，有一個人急急忙忙的跑過那條甬道。他並不加入戰團，而是跑向崔寶山那間內帳的臥室。甬道那邊的清兵也並沒阻止他。

孟華在劇鬥之中，本來是無暇注意這個人的，但眼光一瞥，却發現這個人的背影好熟。

這霎那間，孟華不待心念一動：「這個人好像是段劍青，唉，但願不是他才好。」

可惜他不願意見到的事情偏偏却是事實。段劍青是應韓紫煙之召而來的。

他發現孟華，吃驚不小。但幸好孟華是在被圍攻之中，而他也立即想到這正是向崔寶山夫妻討好的機會，於是大着膽子，匆匆跑過前道。

他敲了敲門，說道：「我是劍青，聽得這邊開刺客，特來向將軍同好的。」

房間裏韓紫煙「啊呀」一聲叫道：「是段公子嗎？請進來吧！」孟華眼觀四面，耳聽八方，雖然是在苦鬥之中，韓紫煙說的「段公子」這三個字他却已聽見了。登時得了一個主意。一招「白虹貫日」，連人帶劍，化作一道銀虹，向擋在他正面的張火生猛衝過去。張火生領教過他的厲害慌忙閃避。衛托平一掌劈空，孟華已是一個翻身，連人帶劍，旋風似的從張火生身旁掠過去了。

「我去取崔寶山的性命，潑妖，你報師父先闖出去！」孟華朗聲叫道。他這麼一叫，引得衛托平和張火生、孫道行三人，不約而同的都退出圈子，跑來追他了。而他的用意也正是引開強敵，以利於師父突圍的。

但他踏進房中，却是不禁呆了一呆。

他剛剛還聽見段劍青在和韓紫煙說話，但此時却只見到崔寶山一個人靠在牆角。

本來這正是他刺殺崔寶山最好的機會，但可惜就在他驕地一呆之際，出劍稍緩，衛

托平亦已衝進來了。武學高明之士，猝然遇襲，防禦自身乃是出於本能。他一聲背後勁風颯然，當然無暇思索的便是反手一劍。

衛托平爲了保護主帥，遲得和他拚命，閃電之間，各自搶攻三招，孟華被他纏得無法騰出手去刺殺崔寶山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孫道行與張火生也來了，孫道行連忙搶上前去抱起崔寶山便跑。張火生施展三才劍的絕招，和衛托平並肩作戰。二人聯手，使出平生本領，方始能夠化解孟華凌厲的劍招。

孟華暗暗叫聲「可惜！」既然無法刺殺崔寶山，他自也無心戀戰了。

劇鬥中孟華一招「夜戰八方」，把衛張二人逼退兩步，身形平地拔起，從丹丘生在屋頂打開那個窟窿躍出。

此時丹丘生正在勇闖箭陣。圍攻他的五名高手，有三個已經給孟華引開，剩下的劉挺之和李谷渾白是不敢阻攔。但那一排弓箭手亂箭紛飛，一時間却還是難以闖過。

孟華匆匆趕到，金碧發道：「怎麼樣？」孟華說道：「闖出去再說！」兩人雙劍合璧，劍光四面展開，弓箭射到劍光圈內，立被絞碎。不消片刻，他們已是衝過這條甬道，殺進了弓箭手叢中。

他們各自搶了馬匹，闖出大營。但衛托平等率領的一隊騎兵仍是緊追不捨。

孫道行喝道：「元帥有令，不許濫鬥，嚴防敵兵偷襲。親兵隨我去追刺客！」清軍要防敵方偷營切塞，追兵大爲減少。不過那險峻沙山的親信可都是百中選一的驍騎。

電逐風馳，不多一會，離開清軍大營已是約摸十里之遙，他們被迫進了一條葫蘆形的峽谷。

丹丘生攀上危崖，把牟尼珠放了下來，挺劍喝道：「好，咱們和他決一死戰。」有亂石遮蔽，清兵的亂箭難以射着他們。對牟尼珠的安全，丹丘生是比較可以放心了。清兵見他們負隅頑抗，一時間倒也不敢躁進。

丹丘生大喝道：「衛托平，你們有膽的上來！」

衛托平也是個武學的大行家，一聽他的喝聲雖然宏亮，却已微嫌中氣不足，不由得暗暗激喜，想道：「丹丘生在亂軍中衝殺出去，苦鬥半夜，任他武功再強，此時料想亦已是強弩之末了！」

正當他部署進攻之際，忽有兩匹馬疾馳而來，是一個身披狐裘的回族少年和一個披着大紅袈裟的番僧。那少年的揚聲叫道：「衛大人，你們在這裏做什麼？」

衛托平一見大喜，立即朗聲說道：「烏里賽王子，你來得正好！你還記得嗎，我們答應過給你報仇的。曾經侮辱過你的那個姓孟的小子，和那姓金的丫頭，現在正是躲在

山上，我們此刻就是去捉拿他們的。這位大和尚想必是令師吧？」

那番僧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對付三兩個人，何須如此興師動衆？我替你把他們抓來就是，反正我也正要找這姓孟的小子算帳。」

原來約這兩個人正是車居族的王子烏里賓和他的師父迦密法師。迦密那次吃了孟華一點小虧，積恨難消，他是早已準備好可以對付孟華的打法的。

迦密法師有意炫耀武功，用「傳言入密」的上乘內功，把聲音遠遠的送出去。那一隊清軍，人人都覺得他似乎就在自己的耳邊說話一般，震得耳鼓都有嗡嗡嗡嗡響。山上的丹丘生等人也都聽得清清楚楚。

丹丘生問孟華道：「這番僧是什麼人？」孟華說道：「是段劍青的新師父，弟子曾經和他交過一次手。他的武功，似乎還在衛托平等人之上。」丹丘生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什麼似乎？比衛托平等人多得了。金姑娘，我有一件事情求你。」

金碧琦吃了一驚，忙道：「伯伯儘管吩咐就是。」

丹丘生說道：「我把牟女俠託付你們，請你們保護她回去。」

孟華說道：「師父，請恕徒兒抗命，無論如何，我也要和你老人家在一起。」丹丘生道：「敵強我弱，要拚命也不能大家都拚，你們還是趁早逃出去吧。」

孟華驚地想起，說道：「師父不用擔憂，咱們也會有援軍的。」把藏在身上一枚蛇焰箭拿了出來，封上天空。

蛇焰箭發出一溜藍色的火焰，掠過長空。估量附近的山頭都看得見。這是他和桑達兒約好的訊號。

衛托平吃了一驚，連忙問孫道行道：「附近山頭可有敵軍？」孫道行是崔賀山的親信，崔賀山每天聽取有關敵情的報告，都有他在身旁。故而衛托平必須問他。

孫道行道：「哈薩克人的營地，離此處有一百多里之遙呢。而且昨晚探子回報，羅海都已經帶領大部人馬離開，來的營地了。我看這小子多半是故弄玄虛，使的疑兵之計。」

迦密法師聽得不耐煩，冷冷說道：「你們怎的這樣膽小，縱有伏兵，又何足懼。好，你們害怕，我先去把那小孩揪來！」他加快腳步。話未說完，早已跑出百步開外。

丹丘生知道這個蒼僧非同小可，一出手便是連環奪命劍法的絕招，長劍一振，聲若龍吟，疾如雷掣，手起劍落，左刺兩劍，右刺兩劍，中間又疾刺一劍。連環五招，一氣呵成，身受者就好像有五個人同時持劍向他刺來似的。不過迦密法師雖然是給他弄得手忙腳亂，却還是應付過去了。他用的是一根青竹杖，劍杖相交，竟然發出宛如金屬敲擊

的清脆音響，震得丹丘生的虎口都隱隱感到有點酸麻。

丹丘生不禁一驚：「怎的我竟是如此之不濟了？」無暇細思，趁着先手未失，唰地又是一劍。

這一招劍勢更爲怪異，看是自左而右，却忽地中途一變，突然間就指到了迦密法師的胸口！出手如此之快，而竟能使劍勢隨心變換，這在劍術中是最最難練的招數。看得孟華也不禁喝起來：「好一招橫雲斷峯！」白思不知還要再練幾年，方能練到師父的境界。

劍光突然凝止，只見迦密法師那根背竹杖頂着劍尖，好像膠着一般。僵持了片刻，丹丘生的青銅劍竟然跟着他的竹杖慢慢移動。看來似是迦密法師佔了上風，丹丘生已是擋不住他那牽引的力道了。

丹丘生暗暗叫了一聲「可惜！」心頭也不禁一涼：「奇怪，怎的我的氣力竟然使不出三成？怎樣不濟，我也不該糟糕到如此地步的！」原來他這一招本來有兩個機會可以殺傷對方，前半招劍鋒只要再挺進半寸，就可刺穿對方的胸膛，後半招劍勢稍快一分，更可割下對方腦袋。但都由於力不從心，非但給迦密法師躲開，而且給他以一個「粘」字訣，粘住了自己的寶劍了。

孟華叫道：「割雞焉用牛刀，師父，請讓弟子代勞吧！」丹丘生道了一個「好」字，用盡全力，劍勢向前一伸，這才擺脫了對方那段粘黏之勁，躍過一邊。

殊不知他固然吃驚，迦密法師比他吃驚更甚。丹丘生退下去，他當真是有如死裏逃生一般，想起剛才的驚險，嚇出一身冷汗。

就在此時，衛托平等五名高手都已趕到。他們看見丹丘生與迦密法師之戰，竟然給迦密法師佔了上風，不覺都是頗感意外。衛托平呆了一呆，大喜叫道：「這厮已是無能爲力了，咱們還待什麼，上去拿他呀！」五名高手逢時爭先恐後的搶上前去。

丹丘生心裏一涼：「想不到我竟會莫名其妙地失了真力，如今只怕是兇多吉少了。但好歹也要拚他一個兩個！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衛托平和劉挺之二人已經首先來到。衛托平雙掌翻飛，劉挺之快刀疾斬。

丹丘生咬緊牙根，一招「胡茄十八拍」展開，劍光閃爍，宛似空中洒下千點萬點繁星。

這招「胡茄十八拍」，本是他的連環奪命劍法最厲害的一招，一招便可以在敵人身上升出十八個窟窿。但氣力不濟，手顫劍抖，雖然劍點滿開，却是凌亂無章，空有一胡

茄十八拍」之形，已無此招原來威力。連他自己也感覺到劍尖上毫無力道。對方都是武學高手，料想縱然能夠刺着對方，只怕也是無濟於事，最多不過劃破對方皮肉而已。有氣沒力，如何還能禁受對方一擊？

丹丘生出劍便知不妙，心中不覺暗暗嘆了口氣：「早知如此，倒不如剛才便即自盡的好，免得落在鷹爪手上。」

但說也奇怪，他固然不濟，對方却似比他還更不濟。劉挺之這招快刀刀法，是一口氣連劈七刀的，他出手用力太猛，劈到第三刀，便已沒有氣力，連鋼刀都掌握不牢，「噹」的一聲，脫手墜地。

衛托平那一掌倒是打着了丹丘生，但掌力之弱，却是還比不上一個尋常的壯漢。丹丘生氣力雖然不濟，內功的根基還是極為深厚的，衛托平打在他身上這股力道全都反彈回去，衛托平登時摔了個四腳朝天。幸而他打出去的力道不強，這才不至於摔得頭破血流。

劉挺之吃的虧就更大了，他鐮刀落地，根本無法抵擋丹丘生的劍招，登時連中了七八劍，雖然劃開的傷口不深，但他內力已失，痛得他殺豬般的大叫。

跟着追上來的孫道行、張火生和葉谷渾三人，見此情形，不覺呆了。孫道行突然感

到頭暈目眩，張火生也覺眼前金星飛舞。

只有葉谷渾還比較好些，他是練大摔碑手功夫的，在五人之中，他的內功造詣僅次於衛托平，而在其他各人之上。不過跑了一段山路，此時亦已氣喘心跳了。

丹壬生莫名其妙，心裏想道：「奇怪，怎的他們看起來好像比我還更糟糕！」他氣力消失，內功還是有的，心想：「反正我已準備豁出性命不要的了，且待我唱一齣空城計試試他們。」當下吸一口氣，大聲喝道：「有膽的就上來和我決一死戰，沒膽的快滾下去吧！」

他這麼一聲大喝，孫道行和張火生二人首先如奉給音，膝蓋一軟，果然就從山坡上骨碌碌的直滾下去。葉谷渾被他們一拉，跟着也滾下去了。

原來韓紫煙那爐檀香，是一種慢性迷香。不會立即發作。但若換了常人，只要吸進一點，半個時辰之內，定必昏迷。崔寶山就是因為未練過內功，首先昏迷的。

丹丘生在韓紫煙房間裏吸進了迷魂香，此時早已過了半個時辰，甚至一個時辰也多了。只因他的內功深厚，故而在連番惡鬥之後，此時方始發作。

衛托平等五人內功造詣比不上他，不過也沒有似他這樣經過連番惡鬥，是以發作的先後，也就按照各人造詣的深淺，有的和他交過手之後方始發作，有的跑上山來未用真

方便即發作了。最後發作的是葉谷渾，假如葉谷渾有膽量和丹丘生一鬥的話，只怕丹丘生還更不濟。

孟華雖然也吸進了一點點迷魂香，但因他在韓紫煙房間裏不過片刻，吸進的少量迷魂香一時間尚未至於發生影響，而且在他未來之前，丹丘生已先和五大高手懸鬥過一場，耗損的氣力也是比他爲大。

此時孟金二人雙劍合璧，和迦密法師惡戰，正在到了緊要關頭。

鬥到緊處，孟華忽覺一陣眩暈，劃出的劍圈稍有裂縫，不禁心頭一凜：「怎的我竟似乎有點力不從心了？」

本來功力悉敵的高手搏鬥，稍有破綻，就難免要給對方識破，何況迦密法師的功力本來就要比孟華高出許多。但說也奇怪，迦密法師竟似未能窺破。

原來此時正是衛托平等五名高手相繼滾下山去的時候。而他們也正好鬥到和丹丘生站立之處相距不遠的山邊。迦密法師一抬頭，只見丹丘生正在圓睜雙眼，盯着他看。他剛剛領教過丹丘生的厲害，怎知丹丘生此際已是毫無能爲？目光一接，他不由自己的打了一個寒噤，生怕丹丘生就要加入戰圈。他連孟金一人都對付不了，如何還能再添強敵？

他怕丹丘生阻礙，把青竹杖舞得風雨不透，從丹丘生旁邊數丈之地掠過，盪漾作勢欲追，丹丘生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窮寇莫追，由他去吧！」

孟華已經看出不妙，走近丹丘生身邊，悄悄問道：「師父，你怎麼啦？」丹丘生道：「你罷？」孟華說道：「我似乎覺得氣力正在漸漸消失。」

衛拓平等入滾下山去，傷得都是不輕。只有孫道行因精於猴拳，翻騰滾撲乃是他的特長，滾下山來，只是劃破一點皮肉，傷得最輕。不過也是感到氣衰力竭了。

他定了定神，回想剛才的情形，疑心頓起，說道：「此事有點邪門，怎的咱們都忽然氣力不濟？但丹丘生似乎也不會比咱們好了多少，否則他焉能這樣輕易放過咱們？」衛拓平雖然受傷較重，但在五人之中，他的功力也是最高，神智尚未模糊，聽了孫道行的話，登時瞭然一省，說道：「對，好歹咱們也還要試他一試！」當下把崔寶山的親兵隊長喚來，說道：「你帶隊上山，不必太過逼近，在弓箭可以射到的地方亂箭射他！」

孟華看見清兵已經衝上山腰，而他的氣力却正在逐漸減退，無計可施，只好一咬牙根，說道：「奇妖，你背牽姑姊和師父先走，我在這裏替你抵擋一陣！」

金碧漪急道：「噢，孟大哥，你看那邊，火光好大！起火之處，是不是清軍營